

非凡十年看变化 喜迎党的二十大

流金岁月

老爸的心愿

温暖一座城市

■特约撰稿人 王剑
“伸出我的手，紧握住你的手，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陌生的面孔，熟悉的微笑，给你一片有爱的天空。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快乐就在这一刻绽放……”每每唱起这首歌，我就会想起这座城市的志愿者。我觉得，一顶“小红帽”就是一簇红色的火焰，让一座城市充满了温暖。

十年，公益成为一种自觉

皮肤黝黑，戴一副眼镜，一说话就能让人感觉到强大的气场。她就是W。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碰巧在一个茶社里遇见。她的眼神很清澈，就像桌子上的那杯清茶。

W原是一名工人。因为喜欢播音主持，就通过考试成了电台主持人。她主持的节目是一档互动性很强的谈话节目，听众多是农村打工一族。工作中，她经常收到一些听众的求助信息。

十年前，在她的倡导下，一个志愿者组织诞生了，成员5人。十年来，他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民间公益组织逐步发展成为全市知名的公益团队，在全市助学、助困等多个

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说到今后的打算，W笑了笑说：“我今年54岁了，但我觉得还不算老，会坚持做下去！”W说这话时表情很坚毅。她的后方是一面洁白的墙壁，壁灯柔和的光洒下来，她的全身笼罩在一片光晕之中。是啊，W是一个有光的人，她所做的公益事业也是有光的事业。公益于她而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

十年，义务摆渡不停歇

看到S夫妇摆渡的画面，是在一个清晨。十年前，他们接过了渡口的摆渡重任，郑重承诺：要为村民义务摆渡。十年来，两位老人风里来雨里去，夏天要防汛，冬天要挨冻，而摆渡一天也没有耽搁。S说：“接过摆渡的担子后，基本上没睡过一个囫圇觉。”说完，他伸开双手。我看到，他的手掌上全是老茧。

问及摆渡的收入，两位老人朴实地笑了：“附近的村民坐船一律不收钱。远村的人和外地人坐船每人一元，忘带钱的也让坐。”这样，夫妻俩摆渡每月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不到1000元。这些钱，主要用于船

只的日常维修和保养。河岸边有一个候船亭，不远处还有间小房子，里面容得下一张小床，那是S夫妇临时休息的地方。候船亭内留有电话号码。谁家结婚办喜事、哪家的孩子需要看病，S夫妇总是随叫随到。

我心有所动，信手写下几句诗：“天一亮/渡口就醒了/太阳从柳梢上探出头来/如一尾红鲤。云朵停在天边/河两岸盛开的村庄/静如水墨/一条铁皮船，开始/在风中穿梭/河水轻轻扣着船舷/白发的船公说着古老的乡音/入夜，河流醒着/船公内心的灯盏，也亮着/月光如水，抚摸着/渡口无边的苍茫……”

也许，两位老人的生活并不像诗中写的那样浪漫。毕竟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有145岁，岁月早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是，他们在古稀之年发出了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渡船上写下了大爱。

十年，让音乐的烛光点亮乡村

Z是一名音乐教师。十年前，当偶然得知农村的孩子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接受艺术教育时，他决定去那里看一看。他先是来到一所学校。当时，

这所乡镇中学虽有一些乐器，但大多处于闲置状态。Z心酸地说：“当发现这里的孩子连最简单的音阶都无法完整地唱出来时，我马上决定要做他们的启蒙老师，为他们打开一扇门，带他们看看艺术世界的美景。”

十年来，每逢周三，Z都会到那里教学生们音乐，从基本乐理到演奏乐器。后来，当得知另一所小学也没有音乐教师后，Z带着满腔热情又出发了。经过近一年的教学，这所小学的音乐队在全市的少儿艺术节上获得了金奖。

“志愿服务虽苦犹甜。农村的音乐教学之路还很漫长，但我希望能继续用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对于未来，Z始终信心满满。

闲谈的间隙，Z为我哼起一首歌：“怀着希望在奉献中成长，我们用行动诠释着善良。人性的光芒爱的接力棒，薪火相传是古道热肠。也曾有过迷茫有过彷徨，依然相信曙光就在前方。路虽然漫长却不可阻挡，千锤百炼我们更坚强……”

他的歌声明快悠扬。在歌声铺就的旋律里，我仿佛看见无数的烛光燃起来，照亮了儿童清澈的心空，也照亮一座城市美好的未来。

■晋 悟
一次学生聚会时，已退休的老爸也被请了去。一学生问他：“晋老师，你微信昵称为啥叫‘春蚕’？”老爸笑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甘当人梯育英才，梦求行行出状元。为师初心不变，愿每个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老爸在农村教书近二十年，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学段都教过。在乡中教毕业班那年，老爸那班有七名学生考上了漯河师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师范、小中专是热门，尤其是农村孩子，只要考上就意味着跳出了农门。初中的尖子生大都选择上师范或小中专。那时师范生全县也只有百十个名额，老爸的教学成绩实在令人赞叹。后来，县教育局需要一名“笔杆子”，老爸被调到了县教育局上班。工作之余，老爸经常写些教学心得和新闻稿件，成了媒体的通讯员。

老爸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可谓

“桃李满天下”。老爸常常自豪地说他的很多学生比老师有出息，正应了孔圣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话。越是这样，老爸越高兴，他说这才是老师的真正价值。
老爸在县教育局做了十多年的办公室主任，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却还经常在夜里奋笔疾书。老爸在退休前几年又被调到教研室。他和教研员一起，经常奔走于乡村学校、经常出现在课堂上，和一线老师一起互相交流、共同探讨。他听课、评课、讲课，推广课堂教学改革方案，倡导教师讲优质课、精品课，推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研室年年被评为省市级先进集体，他个人获得的荣誉证书摆起来超过两米高。
退休时老爸说，这一生虽没有大的成就，但总算遂了心愿。至今他的教师资格证、教研员岗位证还放在床头。他还说，总在梦里回到校园里、课堂上……

秋天的回忆

■韩 芳
有人说老师是蜡烛。老师，我宁愿你是花。蜡烛终究会燃烧完自己，空余逐渐冷却的烛泪。花会有花期，年年岁岁人不同，岁岁年年花相似。有人说，相遇是百年的尘缘。我在你最美丽的时刻来到你的面前，看到你别样的美丽又该是何等的缘分？我望着你的花开，安静地站在那里，站成一个守望的姿势。

我还想念着你站在讲台上解读桃花的模样。桃花是关于爱情的独白，是关于前尘后世的怀念。唐寅的“桃花庵里桃花仙”还在许多同窗的本子上安静地躺着，人面桃花的故事却被我写成诗歌放在你的案头，梦里花开的声音都是你的浅吟低唱。你的手，指向了远古时的某个方向，让我飞蛾扑火、心甘情愿。

你吟诵陶潜的“十愿”还在教室里隐隐回荡，我的“十愿”却被写进《伤口》里作为爱情的海誓山盟。想用尽力气写一写关于和你的相遇，却不能丢却时隐时现的情绪。夏日的阳光太过热烈，老师啊！我的爱，越是深沉越是浓烈越是化不成文字，不能永远留在你如水的目光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找到江淹的《别

赋》细细读来，这不是离别的季节，我却看到毕业时分别的眼泪。
昨天读孙犁的读书笔记，看到他写的关于《韩非子》的学习，想起了你讲的辞赋。老师，你是如此热爱古典文学，你的眼神、你的笑容这样告诉我们。记得吗？你在教室里说的那句话：“同学们，老师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们：爱你们！”你只记得当时的掌声，却没有看到我眼中闪亮的泪水。
我在写字读书的间隙里总是想起你的样子：短短的头发表，微笑时上扬的唇角，一年四季穿的裙子。想你的时候我会想到文学作品中的两个老师——巍巍的《我的老师蔡芸芝先生》和鲁迅的《藤野先生》。写的人都是成名的作家，他们称自己的老师为先生。可是，老师，我想起你的时候却不想喊你先生。你的美丽是作为女人的自豪，你的博学文采是作为我的朋友的骄傲。
这是怎样的一份感情？我也不能清楚地告诉自己。记忆的潮水冲破回忆的堤岸，我在秋天的开始写一份回忆，将它送给你——老师，我不会忘记，你曾讲述的花开的许诺、花落的美丽。

又见苏老师

■余 飞
苏老师是在王拱璧创办的青年中学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苏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只是被抽调到县里临时办的“文艺学习班”担任班主任。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这批在各自村庄的“宣传队”里割草的孩子被招到了县城，将要在这个实际上的“戏校”却被冠以时髦的“文艺学习班”里学习一年。

报到那天，迎接我们的就是将要担任班主任的苏老师。他那时也就是二十多岁，据说是专门教或管理我们这批中、小学混在一起的孩子们的。见面那一刻，我发现他就是面试我的主考官，而他并没有因为我是他亲自招来的学员而对我特别关注。

在戏校里，除了每天练习基本功、吊嗓子外，我们还要将中断的文化课继续下去。苏老师不仅要当班主任管我们这群孩子的吃喝拉撒，还要教我们读书识字——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一年后，我们这批学员算是毕业了。男女80多名学员只留下一半，那一半要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年纪尚小的我们不知道这一分别就可能是人生的分水岭，所以离校时并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对学校恋恋不舍，或对就要分别的同学们有什么离别之情。即将回家的同学更没在想什么日后，而是像在外面玩饿了想回家吃饭那般急切不可耐。倒是我，竟十分不舍那个要好的同学，便步行几十里路送他回到了老家。若干年后，和回了老家的那些同学大多失去了联系，即便被我送回老家的那位也是音讯全无。后来，听说苏老师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不敢打扰他，联系就少了。

那年我被派到外地学习期间，不知为什么就突然想起了很多年没有联系的苏老师，就冒昧给已经在乡里做了领导的他写了封信，汇报了我几年来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他当即回信对我已经取得的创作成就给予肯定，并鼓励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补一下因上学少文化程度低的不足。这期间，通过通信和别的渠道，我了解了他在当我们班主任前后的许多事情。

我们离开“戏校”后的第50个年头，当年有幸有了工作、吃上“商品粮”的40余人中除了早逝的几个，余者也都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人老了对都怀旧，当年的“班长”又负起了责

任，主动发起建了个同学群让我们加强联系。说到这个群该起什么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初到“戏校”时社会上称我们为“戏娃子”，就提议将这个群以“戏娃子”为名，遂得到热烈响应。于是，我们这群“戏娃子”又有了共同的家。大家见面的机会虽然有限，来往却多了起来。既然是“戏娃子”群，当然少不了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一年：是谁半夜尿床，怕人笑话不敢在太阳下晒被子，而是在月光下拿出去晾……当然，也没有忘记苏老师经常在夜深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寝室为那些蹬掉被子的同学重新盖好。于是，我们就想起已经多年未见的苏老师已经是耄耋之年，而和他同时教或管理我们的几位老师中仅剩他自己了。
仍然是人老了容易怀旧的原因，抑或是苏老师当年在我们身上覆盖的温暖让我们忽然想起那曾经的师恩。于是，我们这群当年的“戏娃子”不知怎么就不约而同地想起给苏老师过个生日了。
我们选择的时间恰恰是当年进戏校的那一天。在一个农家风味的饭店里，我们这群白头的“戏娃子”又聚在一起了。
主角当然是苏老师。尽管他已在领导岗位上退休多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并且拒参与任何宴请或聚会什么的，但当我们陆续来到饭店的时候，精神矍铄的苏老师已经像当年在戏校门口迎接我们报到时那样站在了门口。
一群“老小孩”一下子把苏老师围在了中间，俨然又回到了少年时的青葱时光。而已经须发皆白的苏老师却在这时用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对不起大家。80多个学生，我是一个都不想走呀！”
我忽然想起来了——离校那天，几乎所有教职员都到门口为我们送行，但直到该走的同学全部离校，作为班主任的苏老师一直没有露面。
“班长”大姐悄悄告诉我，当时，苏老师的住室正对着大门。当确定要走的同学在门口与相送的老师和同学话别的时候，苏老师的房门不但紧闭，连窗户也拉上了窗帘。她说：“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竟看到窗帘有一条细细的缝儿。透过那缝儿，我看到一双眼含满了泪水，就那么默默地看着那些陆续出门的背影。”
当我们端起了为老师祝福的酒杯，班长大姐第一次向大家讲了窗后的泪眼，我们的苏老师又掉泪了。我们也都掉泪了！



心灵漫笔

明月千里寄相思

■赵丽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中秋月圆之夜品尝香甜的月饼、喝几杯桂花佳酿，一家人赏月悠悠。如此良辰美景，怎不让人沉醉？

明月千里寄相思，用一个关于月亮的节日来寄托思念，这思念变得纯净深远、清澈透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中秋的月亮美得摄人心魄。月光如水，应景而生，真想怀抱这一轮明月御风飞翔，把灵魂寄存中秋的月亮上，缓解刻骨的相思。

“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望着你的时候，就想起月亮。”每一个中秋月圆之夜，一首首思念的诗、一曲曲思念的歌，真是诵也诵不完、唱也唱不尽。中秋月圆思念长。每当中秋节到来之时，那紫

绕于心间的乡愁总会疯狂滋生，使我无限渴望与父母、兄妹、亲朋、好友团聚；每当丹桂飘香之际，金灿灿一望无际的玉米田总在我脑海挥之不去。望月亮，思故乡，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思念如长河，从未停止过流淌。我如同漂泊在河面上的那叶扁舟，时间越久，离故土越远。看着圆月的月亮，我想起了母亲菜园地里的南瓜，想起了老屋窗棂上吊起来的红辣椒，想起了儿时清纯的岁月。

此刻，在我的小院子里有桂花的芬芳、有深深的相思，也有几分醉意。我仿佛看见了慈祥的奶奶坐在葡萄架下的小凳子上纳凉，皎洁的月光洒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宠溺地看着她的孙子孙女赏月、吃月饼。我最喜欢躺在奶奶怀中听她

给我讲“嫦娥奔月”和“玉兔捣药”的故事。

皎皎月光下，浓浓温情中，我在奶奶温暖的怀抱中进入梦乡，那时的中秋节多令人怀念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弹指一挥间，慈爱的奶奶已不在人世，我们也成家立业，散落天涯，真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是一年中秋节，愿每一个人的中秋节不只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是“团团圆圆过中秋”。

诗风词韵

家乡的月光 (外一首)

■宋离波
家乡的月光
是一段悠长的日子
挂满久远的温柔
家乡的月光
是一句轻声的叮咛
缝补撕裂的创伤

家乡的月光
是父亲皲裂的手指
抚摸含泪的腮边
家乡的月光
是一条七弯八拐的小河
缓缓流过屋后的斜坡

家乡的月光
是一串长长的蛙鸣
是一缕升腾的炊烟
是深夜细细擦拭的唏嘘
唱着故乡的调子……

老槐

老槐抿着嘴，咧着豁口
挂满笑容
褶皱，像指尖的皴裂
推开记忆的残窗
一道深，一道浅，刻满缝缝

老槐，一茬一茬地开花
一阵风来，一阵风去
吹皱了一腔往事
吹落了一地鸟鸣

多年后，一只盘旋的麻雀
扑闪进我的眼底
牢牢被擦紧，心里“咯噔”一下子
化作捂不住的咳嗽
我想，一定是老槐下
妈妈纳鞋底的针
再次把我戳疼

方桌上的月饼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转眼，中秋节又要到了。昨日下午和朋友品茗，她拿出两枚精致的月饼作为茶点。月饼外表如绿茶清新，星星点点的芝麻粒似繁星点缀。掰开，一枚金灿灿的蛋黄让不爱吃月饼的我动了食欲。我小心翼翼地咬一口，酥软香甜。

看着月饼、吃着月饼，我想起了童年时那放在堂屋方桌上的月饼。

那时，每年八月十五前，我家的月饼只能欣赏不能品尝。这是父亲立下的规矩。一天下午，母亲在院中压井边洗洗涮涮，半天没听到两个弟弟嬉闹，进里屋一看，没人，却看见床上的被子在动。母亲掀开被子，既好气又好笑，两个熊孩子手里拿的、床上放的和啃了几口的、掰开的、揉碎的……都摆在被窝里。母亲厉声说：“这是串亲戚用的，谁让你们吃的？看看糟蹋多少，等着爹回来打你们吧！”

等过完八月十五，我们家的大方桌上的月饼能吃了，但也长出了白色绒毛。母亲一层一层打开它们薄如绸缎的外衣，把月饼从方桌上移到竹篮子里，然后挂在门外墙上的钉子上。月饼排着队，接受阳光的洗礼。但霉了的月饼谁还有吃的欲望？后来，月饼就出现在桌子上。早上烙完馍后，月饼登场，玉盘满盈。月饼在桌子上被烘得热腾腾的，色泽深黄还带朵黑花，虽然长了霉斑但香味不减。香气在空气中飘荡，却勾不起我们的食欲。父亲立的规矩总让一季的月饼发了霉。吃着桌子上烘焙过的月饼，父亲总说：“明年的月饼不能再放了，有亲戚送来就吃，串亲戚时再买。”但等来年，父亲又忘记了他的话。

我成家后开过一家烟酒店，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每年中秋节前，我都把店里最好的月饼送给父母品尝。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去看望父母，母亲搬出一张小桌放在

院里，摆上月饼、柿子、苹果和地里刚刨回来的花生。那一晚月光皎洁，清辉相映。我和父母边吃边聊，聊起小时候的月饼为啥总是发霉再吃，父亲说：“其实也不是不舍得吃，只是总想着把好东西存一存、放一放，心里就觉着富足、踏实。”

父亲的话让我明白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也让我更珍惜今日的美好生活。

写在中秋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中秋，我把月亮摘下来
揉成团，擀成饼
将思念的滋味调和在馅儿饼里
咬一口，就能闻到故乡的味道
母亲做的白面月饼
比月亮还要亮几分
照着我们稚嫩的脸庞
个个满脸荣光

中秋，我不写风花雪月
我只写谷堆满仓，石榴捧出红宝石的光芒
只写晚风清凉、五谷生香
只写一坛老酒陈酿的千年古方
只写玉米、棉花、芝麻、大豆
只写举杯邀明月的孤寂惆怅
这一写啊，就把中秋的月光
完美地涂在了宣纸上

